

論語注

康有為

□ 12
3266
2

335E

四

門 12
號 3266
卷 2

論語注卷之五

南海康有爲學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凡二十七章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繼陸德明

本宋石經並作繼今本作紲蓋爲避唐太宗諱也

公冶長孔子弟子齊人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繼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爲人夫子稱其可妻必其才行可取也嘗陷于獄世俗多以爲疑然德行壞異者不容于世多矣旣非其罪何足爲辱孔子特爲洗冤且妻以女所以待異才獲罪不拘俗諱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孟僖子之子

昭和十五年
四月二日購求

僖子使與懿子事孔子者也嘗隨孔子之周下篇言其三復白圭又稱其尙德蓋言行甚謹而好德甚誠故能處治朝而必用遭亂世而免禍保家之主也故孔子以兄子妻之公冶長以才高好奇取禍南宮以言行修謹保家二子性行不同孔子皆取之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于兄而薄于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爲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漢書古今人表以敬叔與南容爲二人孔子譏敬叔載寶而朝或然歟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少孔子四十九歲漢書藝文志有宓子十六篇子賤爲單父宰父事三人兄事五人蓋能尊賢取友以

成其德者故孔子旣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凡人之成德皆賴賢師良友磨厲熏染之功故人才愈多者同時之成就愈衆若其地鮮才賢而能無藉自立者寡矣然雖有才賢而不知取以自助若此者又何足算哉

○子贛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包咸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之器貴者三禮圖瑚受一升如簋而平下璉受一升漆赤中如龜形說文瑚璉不從玉僞古文家以爲從木不知說文爲古文家而強從之子贛高才達學卓然早成故孔子稱其成器以其性識精深故許爲宗廟重器至于聞性與天道後變化從心必更有進其去大道不器必不遠矣但人才必先求成器而後進爲不器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

仁焉用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王充論衡以爲伯牛子佞巧諂高材也朱子曰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于德而病其短于才也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辯也屢數也憎惡也言佞人才辯雖高而本無情實徒以口辯接人取惡而已蓋旣無仁心則雖辯智高巧亦無取也諸國並立極重才辯惟才辯乃能合衆故語言皆稱不佞孔子提倡仁道而惡智辯之士華而無實故曰遠佞人又曰焉用佞蓋孔子之宗旨千端萬緒皆歸本于仁苟其仁也雖樸默而深取之苟非仁也雖辯智而不重之張釋之貴東陽侯長者而不取嗇夫之喋喋得聖人意也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邢本釋文與漢書作雕

漆彫開孔子弟子名啟字子開漢書古今人表作漆彫啟凡論語敘弟子皆稱字史記作漆彫開字子開上開字當是避景帝諱啟

也家語作字子若泉碑作字子修皆謬漢書藝文志有漆彫子論衡引漆彫子言性有善惡韓非子顯學篇言有漆彫氏之儒蓋孔門一大宗也孔子嘗以其學業大成使之仕宦當是孔子爲魯司寇時蓋自天分氣人已同體但當成己而後成物若明德之後而不新民則于仁道有闕此聖人合內外之道也漆彫子以未敢自信不願遽仕則其學道極深立志極大不安于小成不欲爲速就宜乎爲八儒之一大派也故孔子說之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皇本由與下有也字材與哉通張平子碑往才汝諧

桴編竹木爲船也渡南曰繹北曰筏浮海之歎傷中國之不遇也子路勇于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鄭氏曰無所取材者無所取于桴材按孔子抱撥亂反正之道太平大同之理三世三重之法橫覽中

國皆不能行私居憂歎欲出海外是時大瀛海之說已通大九洲之地已著孔子答曾子發明地圓故心思海外大地必有人種至善可行大同太平之理者欲擇勇者同開教異域以子路勇而好仁故許其同行子路果喜可見聖賢傳教救人不憚艱遠之苦志矣從行海外鑿空創開事本艱難故孔子極稱其勇而是時海道未大通無船筏可出海欲泛無舟空深歎慕此則聖人所無如何故卒不果行使當時孔子西浮印度波斯以至羅馬東渡日本以開美洲則大教四流大同太平之道當有一地早行之也傳教救人宜出海外後學當以孔子子路爲法無憚艱遠矣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傅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史記弟子傳作季康子問傳今本作賦釋文梁武云魯論作傳今從之漢孫根碑束帶立

朝未知與帶孰爲齊魯也

仁道至大不可全名故云不知古傳與賦通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孔門爲經世有用之學弟子各有經國之才故楚昭王欲相孔子而子西畏其弟子之多才曰王之相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可見諸子才名震動遠國公西華長于外交三子各擅專門而孔子信許之蓋政治之分科學悉出孔門也三子之于仁蓋已甚深但仁道至大孔子猶言豈敢一息之違卽已非仁孔子不言三子之非仁而但言不知蓋許其深信者而遜言其未純至者歟千室區區已立邑此當今一大鄉而已立宰古制比東西尤密如今吾粵縣南海順德數十萬家乃立宰爲治太疎不可不鑒改之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

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愈勝也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卽始而見終子贛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道有陰陽互相對待故有一必有二理包萬有含蘊枝條故有一必有十人一身必有二手二手必有十指乃天然也又數名十十而百百而千以至于萬億兆京陔秭壤溝澗正載極皆以十進易之推數以陰陽聞一知二之義也華嚴之推理以十聞一知十之義也孔子皆已包之子贛之聰明有聞一知二之才顏子之睿知有推一爲十之智皆知來者但子贛推知正反對待而顏子析之極精隨聞一法皆見其細微條理蓋析推精微之理非腦筋極精細者不能也況于一見而洞照之乎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包咸曰既然子贛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贛也

聖人素知子贛顏子之才分而顏子聞一知十生知之質實爲卓絕故孔子謂子貢信不如且自遜言弗如蓋以顏子睿知命世少年而資地詣極孔子自謂少年亦不如之蓋作述難易之不同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唐宋石經俱作彫漢書董仲舒傳論衡問孔篇詩大雅棫樸正義亦俱引作彫

宰我孔子弟子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鏝也言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于予之事而改觀人之法所以深警羣弟子之謹言敏行也晝寢小過而聖人深責如此可見聖門教規之嚴易貴自強不息蓋昏沈爲神明之大害故聖人尤以垂戒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說文無慾字則慾字必今

剛鄭氏曰強志不撓也包咸曰申棖魯人孔子弟子棖史記弟子傳作堂漢王政碑作棠漢文翁禮殿圖作儻音皆相通慾多嗜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爲剛矣棖之慾不可知其爲人得非悻悻自好者乎故或者疑以爲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爲慾爾易首乾爲剛德剛健中正純粹精蓋天以行健爲至德人以自強不息爲至德鼓動萬物皆賴剛強之德若弱則爲六極矣故極貴之申棖蓋素有強直名者其短在有嗜欲則雖有剛德而嗜欲既發則不覺柔屈不得爲剛矣蓋能勝物之謂剛惟不屈于物故直養浩氣可塞于天地之間爲物累之謂慾物至化物故掩抑短氣消沮于方寸之內無論如何強直之人一有嗜慾氣卽餒敗神明消沮故周子謂聖人可學在無慾蓋慾者純魄剛者純魂二者相反相成而日相爭若魂純勝者神明純清氣自剛大若魄純勝者嗜慾純掩氣已

奄奄其魂魄互勝者半慾半剛則爲中人其魂魄相勝分數之多寡以爲其慾剛之多寡卽爲人之高下也

○子贛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贛不欲人之加諸我自立自由也無加諸人不侵犯人之自立自由也人爲天之生人人直隸于天人人自立自由不能自立爲人所加是六極之弱而無剛德天演聽之人理則不可也人各有界若侵犯人之界是壓人之自立自由悖天定之公理尤不可也子贛嘗聞天道自立自由之學以完人道之公理急欲推行于天下孔子以生當據亂世尙幼稚道雖極美而行之太早則如幼童無保傳易滋流弊須待進化至升平太平乃能行之今去此時世甚遠非子贛所及見也蓋極贊美子贛所創之學派而惜未至其時也子贛蓋聞孔子天道之傳又深得仁恕之旨自顏子而外聞

一知二蓋傳孔子大同之道者傳之田子方再傳爲莊周言在宥天下大發自由之旨蓋孔子極深之學說也但以未至其時故多微言不發至莊周乃盡發之故莊子天下篇徧抑諸子而推孔子爲神明聖王曰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于本數係于末度六通四闢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尊孔子者至矣雖其徜徉游戲時亦有罵祖之言乃由于聞道既深有小天地玩萬物之志而謂孔子本末精粗無所不在則知一切皆孔子之創學莊子傳子贛微妙之說遺粗而取精亦不過孔子耳目鼻口之一體耳近者世近升平自由之義漸明實子贛爲之祖而皆孔學之一支一體也

○子贛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高麗本漢書註宏夏侯勝外戚傳皆引作不可得而聞已矣史記世家作弗可得聞也已

文章德之見乎外者六藝也孔子日以教人若夫性與天道則孔

子非其人不傳性者人受天之神明卽知氣靈魂也天道者鬼神死生晝夜終始變化之道今莊子所傳子贛之學所謂量無窮時無止終始無故物無貴賤自貴而相賤因大而大之萬物莫不大因小而小之萬物莫不小因有而有之萬物莫不有因無而無之萬物莫不無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者子贛驟聞而贊歎形容之今以莊子傳其一二尙精美如此子贛親聞大道更得其全其精深微妙不知如何也此與中庸所稱聲色化民末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合參之可想像孔子性與天道之微妙矣莊子傳子贛性天之學故其稱孔子曰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于本數係于末度六通四闢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其在于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

以道名分其數散于天下而設于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于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按莊子所稱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卽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若性與天道則小大精粗無乎不在以莊子之肆恣精奇而抑老墨諸子爲一曲之士尊孔子爲神明聖王稱爲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又悲天下不聞性與天道不得其天地之純各執一端而孔子大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其尊孔子如此非有所傳于性與天道不測孔子之所至若莊生者豈肯低首

服人哉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天下之善讀孔子書者當知六經不足見孔子之全當推子贛莊子之言而善觀之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子路聞善卽行若未及行則皇皇唯恐有聞蓋力行之至神勇雷霆精銳冰雪聰明之甚記者摹寫其神志如此可知懦夫立志矣韓愈名箴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唯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以聞爲聲聞而恥其過情義必有本也

○子贛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朱氏曰孔文子衛大夫名圉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位高者多耻下問故諡法有以勤學好問爲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諡爲文以此而已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疾通于初妻之娣文子怒將攻之訪于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

室孔姑其爲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贛之所以疑而問也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恭謙遜也敬謹恪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凡才臣之有政治者多短于道德望高則行己易驕矜功則事上或跋扈多爲國計則剝民以逞畏爲罪怨則立法不行惟子產免焉能克己以澤民合于君子之道也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周生烈曰齊大夫晏姓平諡名嬰人新交則敬久則狎昵嫌疑易生惟平仲久交能敬故孔子善之以爲人道久交之法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包咸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諡也居猶藏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節者柄也刻鏤爲山梲者梁上楹畫爲藻文言其奢侈禮器家不寶龜臧文仲爲藏龜之室而刻山于構櫨畫藻于梲爲天子之廟飾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卽此事也蓋愚人最尊鬼神故太古事鬼神之宮窮極奢麗自埃及波斯希臘之大廟莫不皆然吾遊印度見諸數千年大廟峻宇亘雲雕牆畫藻戶牖洞窗分寸皆刻瓊怪驚人羅馬之教堂高四十丈德國之教堂構工八百年皆窮極雕鏤勞民事神此亦臧文仲之比孔子不以爲知也蓋孔子雖敬鬼神而以務民義爲主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

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官名楚相也子文姓鬬名穀字於菟佐莊王以成霸業其人喜怒不形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
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則以辭官出于自請而非無故而黜
新令尹爲其所舉而非他黨乘權其事非難既非盡出于無私且
日與其君伐人之國殘民以逞此仁者所不爲也昔柳下惠曰吾
聞伐國不問仁人問猶不可況于伐乎亂世之人忠于其國則誠
然若仁則關於公理宜孔子不許其仁也

高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奔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
高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高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
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棄唐石經作奔即古棄字今從之皇本作違之之至他邦

鄭注魯讀崔爲高則崔子乃古文也王充論衡曰仕官爲吏亦得
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弑齊君雖左傳以爲崔杼然古

事不可知左氏乃僞古固相應不可信今從魯宋翔鳳過庭錄曰
他國不必皆如崔杼之弑君當以高子爲是高國爲齊之世臣當
先討賊而不能襄十九年傳齊崔杼殺高厚于灑藍從君子昏也
蓋歎列邦執政無不從君子昏者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
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違去也清潔也重賄人所難棄文子輕
之未幾卽已返齊而未聞討賊之舉則不過不預亂事而已未能
救君正國故孔子許其清而未許其仁然變亂之際利害甚大能
如文子之棄官潔身不預亂事者吾見亦寡矣若夫捨身成仁以
救君國此則孔子之所期望者夫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思可矣

何本作再斯唐石經作再思吳志注諸葛恪引

作再思皇本再思斯可矣則再下必有思字今從唐石經

鄭氏曰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
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

則爲善矣然至于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故夫子譏之
朱子曰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立
文子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
反感之驗與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不徒多思之爲尙

也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國語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
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
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
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孔子
之道主仁不貴知巧而重愚忠甯武子之愚也其心術之至仁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史記世家不知上有吾字
皇本裁之下有也字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
魯者狂假犬之雄猛善發喻志大言大者簡大也斐文貌成章言
其文學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周流四方欲撥亂反正以
實行升平太平之治至是在陳終無所遇乃歸決欲成就後學以
傳道垂教追念故國門人多遠志高才通學但患過中失正無人
正之則流入異道故欲歸而裁之此道不行而思歸爲孔子傳教
之大事也史記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陳
常被寇孔子曰歸歟歸歟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此蓋
今文家敘在定公卒後孔子將六十時矣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釋文引少陽篇姓墨胎夷名允字公信
齊名致字公達恐後人所附會孟子稱其不立于惡人之朝不與
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其嫉惡如此然其所惡

之人能改卽止故人亦不甚怨之蓋夷齊惡其惡而非惡其人如雷霆之發過而無留空洞如天圓照如鏡人未有怨天恨鏡者也先祖連州府君曰舊惡宿怨也言夷齊不念宿怨若魏房景伯之待劉簡虎南齊王廣之之善待皇甫肅史皆以爲不念舊惡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尾與微通漢書有尾生高尾生晦國賢信如尾生高莊子淮南並載尾生與女子期不來而抱柱死事蓋亦諸子之盛名者醢醢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是曰是非曰非有爲有無爲無曰直委曲應人有意徇物不得爲直觀人于其一介之取予而干駟萬鍾從可知焉又有微生畝者嘗譏孔子之佞而孔子疾其固蓋微生亦當時創教巨子立信直以爲行義者孔子窺其隱微而斥之無俾惑衆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

明恥之丘亦恥之

按此章爲古文僞論語劉歆所竄入也史記仲尼弟子傳無左丘明名史記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則左氏名丘亦非名明也今左氏傳稱陳敬仲五世其昌稱魏萬諸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又傳文終于韓趙魏之滅智伯孔子沒後二十八年魏氏爲侯孔子沒後七十八年田和篡齊和爲敬仲八世孫在孔子沒後九十五年旣非弟子孔子稱其盛德而自稱名當爲孔子前輩否亦孔子同時人何得後孔子百年猶在乎卽老壽亦安能爾其爲劉歆僞古文可斷矣蓋孔子改制三世之學在春秋皆弟子親傳其口說劉歆僞編左氏傳以攻公穀徧爲古證于諸經因竄丘明名于此以著左丘好惡與聖人同以惑後人以爲攻公穀計豈知左丘作國語而非傳經又不在七十子之列其詳見吾所撰僞經考論語如此僞文甚多當分別考之也非齊魯之舊應刪附書末僞篇中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

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唐石經無輕字後旁注本管子語北齊書唐邕傳引無輕字釋文皇邢疏無輕字

盍何不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伐誇也善謂有能勞謂有功施矜詡有德色之意孟子施施從外來是也卽易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之義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此明大同之道乃孔門微言也禮運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上未之逮而有志焉蓋孔子之志在大同之道不能行于時欲與二三子行之子路願與人同其財物故以車馬衣裘與人共貨惡棄地不必藏于己也顏子願與人同其勞苦所謂力惡其不出于身不必爲己也孔子與人如同體同胞同氣所謂天下爲公不獨親其親子其子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也使普天下人各得其欲各得其所三者雖有精粗小大而其志在大同則一也大

同者孔門之歸宿雖小康之世未可盡行而孔門遠志則時時行之故往往于微言見之蓋人道之爭先從貨物始粒餼以愆豆觶致訟先自有吝心則生貪心合貪吝心則生鄙心詐心險心殺心無所不至矣故大同必自能捨財物始先絕貪吝之根乃可入大同之世也人心之壞從矜伐始伐善矜勞則有驕心責報心與己等者則有妒心伎心不報之則生仇心妒心仇心遂生殺心故大同必自忘勞始絕去驕妒責報之根乃可入大同之世也人各私其家老其老而不及人之老幼其幼而不及人之幼欺詐其交則多畛域彼疆爾界各不相顧則智愚強弱賢不肖貧富貴賤苦佚相去日遠相隔日絕人道多偏枯多險詖無由成公德合天親致平等共進化故有一夫不得所傷聖人之心害大衆之化故大同必老安少懷友信絕去僅私其家之事乃可成大同之道也

○子曰己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包咸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內自訟者已不言而心自攻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爲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先祖連州府君曰凡人與人交爲人所侵犯凌辱者則與人訟凡訟盛氣至怒必不寬貸者求必勝而後已至魂與魄交內爲魄所侵犯凌辱則亦應訟于內以盛氣至怒必不寬貸務求勝而後已然天下人皆外見他人之過而外與之訟未嘗自見其過而內與之訟內外倒置輕重失所已矣乎者孔子歎其終不得見蓋訟過爲孔子一大義也按魂者明德甚清魄者軀體甚濁人之有過魄爲之也此孔門高義學者宜參證焉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此爲恃美質而不好學者進也十室小邑忠信生質之美也良材美質隨地皆有成就與否則視學與不學美質好學則窮極天人

而爲神聖恃質不學則浮沉混濁漸爲鄉人孔子自言質之忠信與常人同而好學異所以勉後學者至矣蓋嘗論之人與物之異在傳學與不傳學也聖人與常人之殊在學之至極與不至也學之至極則神明變化無方無體至聖而不可知之神亦自學來耳

門人贛縣王德潛初校

門人高要陳煥章覆校

門人番禺王覺任覆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覆校

南海康有爲學

凡二十八章

然

萬木草堂叢書

簡無法度之可守不可行也神明疎放若伯子蓋近老氏之道執簡御繁清靜爲治非不可也而無敬以直內則無整齊嚴肅以爲正修齊治之本此卽儒學與老學之異處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爲至理故夫子然之包咸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言仲弓之寬洪簡重才德可以君人書曰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孔門論位但較德苟有其德仲弓可南面孔子可素王苟無其德桀紂可獨夫從政皆斗筭言其稱也荀子稱聖人之不得勢者仲尼子弓是也以聖人稱仲弓蓋荀子尊其本師亦見仲弓宜得勢與孔子同尊之至矣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皇本問下有曰字釋文本或無亡字則字連下讀按

亡字義複或當作無則可通耳

遷移也貳再也怒在物而不在己動以理而不動以氣故不遷怒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不貳過短命顏子早卒也不遷怒不貳過皆克己之學蓋人生而有魄陽曰魂魄爲精爽則神明魄爲氣質則粗濁凝滯故七情之發卒動于血氣揚奮纏結往往過分如風雨交加不擇而施必待氣過而後已而七情之中怒之發時尤難治也氣質或本于先天或根于父母或感于地氣或成于習俗旣已濁滯則物欲感而過失易生拘牽則改變難而洗滌不易惟神明極清存養備至圓明淨照不介毫釐纖垢不侵光靈常耀如鏡照物光明自在妍媸各付而本體不動如日運行拒力甚大熱光常發而掩蝕難侵凡其神明之發及其存養之純雖其天姿之高亦由好學之篤七十子並皆高才好學但顏子新喪孔子愛惜最深言今也則亡蓋哀惜顏子之至讀者勿以辭害意可也天下之學甚多而孔子之稱好學專就克己言之佛氏之總旨在難降伏其心王陽明稱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孔子之道

內聖外王原合表裏精粗而一之然治世究爲粗跡若養神明之粹精乃爲人道太平之根令人人神明清粹則人種自善而一切治法可去故孔子之重養神明尤甚也若顏子之不貳過則已優入聖域經累生積磨礪浸潤所至實非一時好學所強能孔子姑就哀公好學二字答之耳按家語以顏子三十二歲卒惟論語以顏子卒在伯魚後伯魚卒時孔子年六十九則顏子卒時孔子年已七十故天喪之痛與天祝道窮並稱必其時相近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則亦應四十歲也惟列子淮南後漢書卽顓皆以顏子爲年十八三國志孫登亦以顏子年未至三十三則王肅家語亦有自來豈天命亞聖以神童逝耶或以短命故而附會之也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子華公西赤也孔子弟子使爲孔子使也釜六斗四升包咸曰庾十六斗聘禮記十六斗曰數十數曰秉鄭玄注曰數之文作逾庾通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肥馬輕裘孔子言子華富不必增益非冉子之多與也孔子爲魯司寇時以弟子原憲爲家宰思憲字也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或以爲斗毋禁止辭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分鄰里鄉黨蓋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爲夫子使義也且子華若貧孔子早有以贍其家不待冉子之請孔子知子華之富而後使之也而冉子乃爲之請聖人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以將意冉子未達而自與之多幾若孔子之吝矣原思爲宰則有常祿思廉節太過請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義所宜與又非孔子之好施也記者見聖人用財有道或必與或不與非吝非施適當

言言卷二
乎義富者用之不必祿職所當受貧者不必辭人人周急不繼富則富不更富貧不至貧則財產均矣人人公其財于鄰里鄉黨而公產行矣凡此周急公財皆大同之道孔子無在而不發揮之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騂赤色周人尙赤牲用騂角角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先師朱九江先生曰犁伯牛名仲弓父也孔子合其名字而呼之王充論衡自紀篇曰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瞿聖賢蓋漢人相傳如此劉峻辨命論曰冉耕歌其芣莒耕犁牛三者名字同義蓋伯牛有惡疾也孔子歎息伯牛之疾乃美其有賢子以慰之明仲弓才德潔全神必見祐必不因父疾而棄于世也朱子說謂仲弓父賤行惡蓋不考之甚今據漢儒今文家說以正之以見仲弓父子爲孔門高弟兩世德行之科馨香薦升

無與倫比不因惡疾而少損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也不違仁無纖毫佚慮私欲也少有私欲佚慮卽間斷矣能常惺惺神明光燭純固至矣此顏子資力純至假以壽命存養再熟卽渾然無間自爲聖人矣自餘七十子或至一日或至一月不能若顏子之久矣聖門七十子皆高賢然神明內功非持循勉強所能至在存養至熟涵游自然雖欲堅苦力持然一刻之間萬念紛起朋思憧憧能力持數刻不違仁已大難況一日乎學者試返照內觀當知七十子之不可及非獨顏子也此聖門教弟子專養神明比較功候之深淺操存舍亡之生熟凡馳心于外學粗迹者玩味此章知孔子之學爲何學也大學開口言明明德中庸開口言尊德性可以互證而知所嚮往矣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

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皇本賜也達求也藝兩曰上有子字

從政謂爲大夫達謂通于事物之理藝謂多才能包咸曰果謂果敢決斷三子各擅所長此三長以之立教經邦無所不可于區區從一國之政何足以云蓋果則勇猛精進故佛氏最重金剛至通達事物之理得其所以然則大智洞照觸處皆破絕無障礙矣多藝通明亦扶助大道之器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釋文曰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史記同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少孔子十五歲魯人費季氏邑汶水名在濟南魯北境上季氏以費數叛慕閔子盛德欲閔子治之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者善爲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閔子爲德行高選樂道忘勢豈肯仕于權門惟盛名爲累辭避頗難勝之

仰藥于王莽任之佯狂于公孫剛則取禍柔則受辱若誤見繫維則難于中止于是子路不得其死冉有爲季氏附益矣若閔子先幾之決而辭避之婉其過人遠而高風猶可味焉吾門人麥孟華孺博短命死矣袁世凱欲用爲教育總長不受梁啟超屬焉乃告我曰袁世凱與先生電曰河汾弟子拔茅彙進使知弟子中亦有不可進之人袁兩欲見之卽拂衣出京師若孟華之風節也亦庶幾汶上乎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史記弟子傳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或是別家或是約言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惡疾淮南子以爲癩也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于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永訣也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

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包咸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伯牛爲德行之高選蓋愛而痛惜之與之永訣命謂天命莊子所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言伯牛有德不應有惡疾而竟有之是天命也包咸曰再言之者痛惜之甚孝經緯言三命曰善惡報也凡善人而遭惡命惡人而得善命蓋夙世所造而今受之故雖大賢不得免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小筐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樂道自娛不以窶空爲憂而改其樂蓋神明別有所悅故體魄不足爲累境遇不能相牽無入而不自得也佛氏所謂地獄天堂皆成佛土其類此乎故孔子再歎美之周子令人尋孔顏樂處蓋天人既通別有建德之國神明超勝往來無礙既不知富之可欣亦不知貧之可憂偶游人

境固不足爲累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朱子曰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能進而不欲畫界也如畫界以自限也如篤于說道則如好貨好色竭盡其力而求之無有止境今自畫界限是先有退志非真說也冉子性退故孔子勉而進之○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爲孔子創教之名春秋時諸子皆改制創教老子之名爲道與孔子之名爲儒墨子之名爲墨同墨子則卽以墨爲教名故教名儒教行名儒行從儒之人名儒者猶從墨之人名墨者羣書以儒墨並稱者不可勝數韓非子顯學篇曰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氏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

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分爲三可知儒爲孔子創教至明莊子鄭人緩也爲儒其弟爲墨如爲僧爲道之義此言從教之人亦至明故墨子非儒篇專攻孔子墨子亦稱堯舜禹湯文武者而儒教爲孔子所創劉歆欲篡孔子之聖統假託周公而滅孔子改制創教之跡乃列儒于九流以儒與師並列稱爲以道得民自此儒名若尊而爲教名反沒矣惟儒中之品詣迥分有大儒聖儒賢儒名儒碩儒魁儒鉅儒君子儒也小儒纖儒偷儒小人儒也故孔子教子夏以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蓋子夏初從教爲儒時孔子勉而戒之若此後人不知儒義乃至從祀孔廟之諸賢亦僅稱先儒若僅儒而已則安知其爲君子小人耶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正義耳他本作爾然唐宋石經宋本九經岳珂本皆作耳今從之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孔子弟子徑祭義道而不徑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爲政以人才爲先故孔子以得人爲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史記以澹臺爲武城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旣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蓋孔子南游之大宗此子游觀子羽于微者非公事不至則陳民間利病而無干謁請託之私其舉動之正大風節之高心術之仁皆可見矣世之奔走權門者旣卑鄙之可羞若絕跡公府以爲高者並民間關切之利害亦隱情惜己自高名節而不肯一詣有司是又爲名之

私多而于愛民之意少亦非仁人之用心也爲政在人得人則利
弊可知是非可悉孔子首以得人爲問而子游不以奔走者爲賢
朱子謂持身以滅明爲法可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
邪媚之惑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反卽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
敗走也殿鎮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爲功反奔而殿
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
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
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爲法矣
敗軍者爭歸恐後殿者勇不畏敵又有保全士卒之功在人必誇
炫其長孟之反委于馬之不進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自同于人
可以進大同之道故孔子深異之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衰世不
尙德而好諛好色有此佞美則人愛悅且但美而不佞猶入門見
嫉必美而兼佞乃可以邀寵免禍非此難免蓋深歎之此蓋見衛
靈公後有感之言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皇本戶下有者字

孔子創教自本諸身徵諸民因乎人情以爲道故曰道不可離蓋
爲人道而異乎鳥獸道鬼神道也人行不能不由道人出不能不
由戶極言不能離之意此孔子之道所以不可易也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彬說文引作份份當是古

文今不從

包咸曰野如野人言鄙略也史者文多而質少蓋掌文書多聞習
事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斑斑包咸曰文質相半之貌蓋學者或

近于質或近于文性各有偏皆當損有餘補不足令文質各半以忠信之資文以禮樂斯爲中和則成德矣此孔子論文質之界治世既主文則務宜進于文明三統成德則宜文質兩雜當令不忘本質此孔子意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皇本無上之字論衡幸偶篇引此無而免二字幸與直對

凡物之生伏從旁折人生則直立端正故人之生有忠信之心是非之辨故直心乃人性之本無險詖之心詐僞之行誕欺之語人之神明所賴以純完魂氣所賴以不滅人交所以相信人道所以能存皆賴于直康強純固壽命克完順受其正全受全歸遂之于天生之理也包咸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蓋直者受福罔者受禍天之道也其誕罔之人幸逃禍害而得全其生乃出于僥倖耳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與論衡引

義罔之生也幸同義晉語德不純而福祿並至謂之幸言非分而得可慶幸也今東人以福爲幸福則小人僥倖所得豈爲福哉蓋失詞矣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譬之于味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愛悅者也知而不能好則是知之未至好之而未及于樂則是好之未深惟樂者深遠矣凡人事皆有是三等學道者亦然其不知者既不足以與此或者通達明澈知孔子大道之美可與共學矣但入慕道德亦出慕紛華知之矣未好之也其或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堅苦力索好之矣未樂之也玩味深長優游自得怡然理順忘憂忘年是樂之者知之者可欲之謂善好之者有諸己之謂信樂之者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也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人之材性萬品略區爲三自上智下愚外皆中人也如是者多立教者因材而篤當因中人之材性而教語之孔子之道本神明貫天地育萬物廣大精微本末精粗無所不有卽其粗跡如升平太平之世太同之道亦欲盡人而教告之然精義妙道亦惟根性至上之人能聞之否亦須中人以上乃能領受苟非其人則聞之驚駭輕洩微言反爲無益或未至其時而妄行未至其地而躐等更滋大害且爲永戒雖精義妙道反因流弊而後不敢行若以天人之故而告愚人則誨之諄諄而聽之藐藐終日言而無聞佛與諸大菩薩言而初學菩薩無聞可證此也甚者驚怪其言若以鐘鼓享爰居必至悲憂眩視不食而死故聖人非靳于教也慮流弊也故人之材性各異神聖之教科亦各殊如大醫生藥籠無所不有亦必因人強弱而施之惟其不同乃爲適合此孔子之苦心救世而無可如何者乎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朱子曰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古者好事鬼神孔子乃專務民義于古之多神教掃除殆盡故墨子亦攻儒之不明鬼也中國之不爲印度不日事鬼而專言人道皆孔子之大功也然高談不迷信鬼神者卽拂棄一切則愚民無所憚而縱惡孔子又不欲爲之仍存神道之教以畏民心但敬而遠之包咸曰敬鬼神而不黷是也先難者克己濟衆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物理事理而周流無滯故樂水仁者安于義理天命而安固好生故樂山智者才智迸發如機軸轉運不能自已故動仁者神明元定如明鏡澄澈粹然無欲故靜動而周流自

得故樂靜而安固有常故壽包咸曰日進故動性靜者多壽考盡天下之美德不外慈悲智慧孔子兩爲形容學者實宜仁智兼修不可偏闕也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漢書地理志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濶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恥道則孔子所志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尙功之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此言治法三世之進化也包咸曰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能興之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蓋齊俗急功利有霸政餘習純爲據亂之

治魯差重禮教有先王遺風庶近小康撥亂世雖變僅至小康升平小康升平能變則可進至太平大同矣禮運稱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末之逮而有志大道者大同之道也孔子志之久矣故望之當世惟齊魯二國可次第進化由據亂而升平由升平而大平也孔子期望之殷至矣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酒器韓詩外傳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是時觚制已變觚之形失觚之實孔子正名之學不欲其有名無實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蓋衰世禮樂皆有名無實萬事墮壞披書按圖則可觀核實求真則盡失故卽觚一器物以見其餘也鄙人常習禮及釋褐預禮部鹿鳴宴則席棚木豆案傾器乏馬矢盈地人無赴宴者衙役攘之不勝觚哉之歎而憂中國之禮名存而實已亡也或說觚棧也破觚爲圓則不觚矣亦嘆有名

無實之意義同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
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皇本仁下有者字其從之也也皇本作與
 有仁之仁當作人古通之從謂隨之于井而救之也逝謂使之往
 救陷謂陷之于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
 蓋聖門多為窮理之學好談問難以求理極如記之曾子問是也
 宰我智慧辨才聞孔子言仁而好之慮悲憫之室礙難行因設難
 以窮其變不救人則非仁救人則喪己仁者當此事屬兩難天下
 事如此類甚多是非不易定從違甚難決蓋仁者日事悲憫以救
 衆生既救人則難于自全故佛氏有捨身飼鷹虎者既已為仁勢
 必至此惟孔子挾天心握聖權乃能斷之孔子以人己同氣義當
 救人然必能救己而後能救人若先失己人安能救必在井上乃
 能救井下之人若從在井中同斃何益仁者雖切于救人而不私

其身然不如是之愚也不可陷不可罔仁者之先尙有學焉故曰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以仁為主當以智為役若但仁而不學亦
 不可行也佛耶為高而難行孔子貴中而可行孔子與佛耶之異
 在此學者可留心參之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釋文一本無君字畔唐石經初刻作叛後磨改畔然畔叛通後漢書范升傳引此作叛

約要也畔違也君子知欲無方故于文物無不博行欲有方故其
 言動必範禮此則可以不背于道矣理極天人而束修節行蓋約
 禮而不博學則行弗著習弗察無以為制作推施之本若博學而
 不約禮則放蕩縱肆大違于時出乎位而無所不至惟智周乎八
 表之外而躬循乎規矩之中智欲崇而禮欲卑斯無背道之患也
 此章已見顏淵篇蓋孔子所雅言而弟子複記之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見之呂氏春秋淮南子鹽鐵論皆言孔子見南子爲行道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爲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于禮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舊俗男女相見君夫人禮賓如今泰西儀自陽侯殺繆侯而娶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自是男女別隔孔子以人權各有自立大同固可相見蓋特行之故見南子子路習聞小康之制以爲男女不當見尤疾淫亂之人因疑怪孔子蓋篤守小康者見大同之舉動無不怪也舊注以爲疑亦泥于小康之道故不能明蓋聖人蹤跡兼于三世故上下無常非爲邪進退無恒非離羣故曰聖而不可測之謂神子路朱子皆未之測何況餘子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者無過無不及之名庸常也爾雅釋詁典彝法則刑範矩庸恒

律夏職秩常也故書篇多以典範法爲名至極也鮮少也孔子立教因乎人道于長短大小廣狹擇乎至中食味別聲被色行乎至庸當其宜者以爲至德而諸子紛紛剗制民各有所從鮮能行此中庸之道因歎道久不行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皇本如有作如能衆下有者字

博普也民人也衆物也病不足也博愛之謂仁蓋仁者日以施入民濟衆生爲事者子貢好仁而以孔子不輕許人乃窮極其量欲以施與人民救濟衆生廣博普徧無所不及庶得爲仁孔子以仁爲施濟之理若能博濟衆生令一夫無失其所一物皆得其生則非徒有仁人之心必有聖人之才有聖人之道神而不測乃可致也然且萬物並育而相害博施于民已極難博濟衆生爲尤難不

殺衆生之義亂世升平未能行之須至人人平等之後至人物平等之時太平世之太平乃能行之堯舜爲民主之聖人道太平之時猶未能行人物平等之道而戒殺放生故猶病諸也佛氏雖大仁欲早行濟衆生之事而時有未可卒不能也印度人見蟻亦不忍踐而曰縱猛獸食人豈有虎狼之患未能保民何能蠲等而濟衆生故太平大同之道普救生民乃孔子曰欲行之博濟衆生之義亦孔子欲行之于太平之後者而子贛驟欲行之進化有次第當據亂之世去此甚遠實未能一超直至也推己及人仁者之心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于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而不屬己也愚嘗論之天地萬物同資始于乾元

本爲一氣及變化而各正性命但爲異形如大海之分爲一漚漚性亦爲海性一漚之與衆漚異漚而無異海也但推行有次故親親而後仁民仁民而後愛物孔子以理則民物無殊而類則民物有異其生逢據亂只能救民未暇救物故卽身推恩隨處立達皆至人而止此非仁之志亦仁之一方面而今可行者也仁者二人相人偶故就已與人言之立達者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諸心加諸彼故推恩可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皆從己立立人已達達人出孟子專言擴充真得孔子之傳者也孔子言仁至多不易體會此章最明學者可留意焉

論語注卷之六終

門人贛縣王德潛初校
 門人高要陳煥章覆校
 門人番禺王覺任覆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覆校

論語注卷之七

南海康有為學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容貌行事之實

凡三十七章

釋文舊三十九章當是六朝分子路問三軍爲一章也盧文弼謂朱子本三十八章而陸氏本四十一章今言三十九章失于點對也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包咸曰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祖述之耳孔子爲殷後故曰我大戴禮虞戴德呂氏春秋執一篇世本漢書古今人表與包咸皆以老彭爲一人惟鄭氏以老爲老聃分作二人蓋古文僞說接此竄改之僞古文也雖非全行竄入則孔子以不作好古稱老彭而劉歆增竊字原文或是莫比二字春秋緯曰天降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測無窮故作撥亂之法載之春秋刪書則民主首堯舜以明太平

刪詩則君主首文王以明升平禮以明小康樂以著大同繫易則極陰陽變化幽明死生神魂之道作春秋以明三統三世撥亂升平太平之法故其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又曰天生德于予雖藉四代爲損益而受命改制實爲創作新王教主何嘗以述者自命以老彭自比乎劉歆欲篡孔子聖統必先攻改制之說故先改國語爲左氏傳以奪口說之公穀公穀破而微言絕大義乖故自晉世公穀廢于學官二家有書無師于是孔子改制之義遂湮三世之義幾絕孔子神聖不著而中國二千年不蒙升平太平之運皆劉歆爲之劉歆既亂羣經以論語爲世所尊信因散竄一二條以附合其說惑亂後學茲罪之大不可勝誅也今古文異四百餘字此卽其竄改之迹也今正之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海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默寂也識記也倦勞止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性命之本明

德之靈天人之際不可以語言文字著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神而明之默而存之獨證獨悟靈明自得既已得之已則服膺而不厭教人則無類而不倦雖然斯道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我雖樂在其中然實無聲無臭無證無得何有于我哉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皇本每句下有也字

德必熏修而後成學必講習而後明見善能徙而後日進改過不吝而後日新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此四學者切近日省之要不可不留意也董子曰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其徙愈多則上達愈上其改愈切則磨礪愈瑩其修講徙改無盡其憂亦無盡俛焉日有孳孳至于知天命耳順從心不踰斃而後已也學者苟一日不修德講學鄙欲滋生他憂將至矣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燕鄭本作宴後漢仇覽傳引亦作宴當是齊古文申申或作伸伸

燕居閒暇無事之時顏師古曰申申整勅貌漢安世房中樂歌勅身齋戒施教申申蓋約束義天天舒也詩舒天紹兮或以申申爲舒失之矣此記聖人閒居氣象備極中和既不局促亦不偷肆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皇本公下有也字釋文本或無復字

衰肌膚消也按論語一稱周公但曰才美周公之盛德不過類本朝開國之攝政王孟子僅稱其兼夷狄驅猛獸耳孔子包舉百王民主稱堯舜君主尊文王羣經皆不甚稱周公亦不甚慕周公况至人無夢乎劉歆偽經皆託周公欲以易孔子故首以偽周禮託之周公因謂儀禮亦周公所作于易則稱爻辭爲周公所作爾雅又謂周公所作徧徵其文于羣書以證成之唐時乃至尊周公爲先聖抑孔子爲先師謬甚矣此章既無大義託之孔子夢幻特以尊周公抑孔子蓋劉歆竄入之僞古文也

○子曰志於道

志者心之所之道者身所當行孔子所定之道是也學者最患無志志不立則天下無可成之事若既有志則諸子紛綸又患惑于他途而不得見天地之容神明之美故必志于孔子內聖外王之道而後有定向而不隳邪趨也

據於德

據者持守也德者人所自得中庸言聰明睿智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齋莊中正文理密察是也臯陶言九德洪範言三德此天命性中之明德神明之靈魂魄之精亟當服膺而弗失聖人所以異于常人者有教人所以異于無教人者在此若不據守而失之則神明損壞永永沉淪此則諸教皆同而孔子尤切也

依於仁

依者如人之有衣也仁者人也二人相偶心中惻愷兼愛無私也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故人之不能離人猶人之不可離衣也故念念刻刻皆以悲憫爲事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凡身行之道心存之德皆以仁爲歸其量無盡其時無止永永依之而已蓋孔子之道德皆以仁爲主故歸本于仁也

遊於藝 唐石經作遊

有道德仁爲本則學業才能亦不可缺近之以應世務遠之以窮物理內之以娛情性外之以張治教故藝者亦人道之要也游者如魚之在水涵泳從容于其中可以得其理趣而暢其生機此四者皆爲學之要論語記聖人之言開張萬法而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次序有倫莫若此章學者于此雖至聖人不難否亦不失爲聖人之徒矣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悔焉 鄭注誨魯讀爲悔今從古則誨是古文悔是今文今故改從悔然誨誨古通釋文引虞氏易慢藏悔盜

束約也修治也束身修行震无咎者存乎悔言戒慎恐懼內有不足時覺有悔恥人以束修即可無悔故以未嘗無悔明之至于寡悔則不逾矩矣先師朱九江先生曰列女傳秋胡婦云束髮修身鹽鐵論桑宏羊曰臣結髮束修延篤馬援杜詩傳並以束修爲年十五與漢書王莽傳自初束修伏湛傳自行束修迄無毀玷與鄭注同馮衍傳圭璧其行束修其心鄭均傳束修安貧恭儉節整漢謁者景君墓表惟君束修仁知幽州刺史朱龜碑仁義成于束修和帝紀束修良吏鄧后紀故能束修不觸羅網劉般傳束修有行胡廣傳使束修守善有所勸仰王龔傳束修勵節義並同字並與脩通用若檀弓少儀穀梁所云束修並以問人不以爲贅惟婦贊乃以脯修學者無之後儒誤以解此經則大謬古無是義也今正之先生從鄭讀以誨與悔通以人之品詣至多其中行狂狷之英才聖人固樂教之其次則凡束身修行之士來請問者聖人未嘗

不誨之蓋聖人有教無類其不屑之教誨者是亦教誨然雨露不能蘇已枯之草巧匠不能雕已朽之木苟無志向上雖誨何益惟必有可施教之地而後可望其有成也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而示之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皇本高麗本蜀石經文選李善西京賦注隅下有而示之三字鄭注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則鄭本亦必有而示之三字集解本脫今補之皇本則下有吾字

憤懣也心通而不能達悱方言愁悵也口欲言而未宣啟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啟發爲之說也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愚按此爲大道之深微言之意並記此欲學者勉于用力以爲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于色辭者也待其誠意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待憤悱而發

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蓋道有盡人可語強人而告者若夫天人之際性命之微非候其漸有證悟不能強告強告之亦無益故徐以待之蓋教亦多術不得不然者否則聖人有教無類誨人不倦豈不欲傾囊倒篋使天下人皆聞道成聖哉此與中人以下不可語上參觀之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論衡引歌下有也字皇本日下有也字釋文舊別爲章今宜合前章

臨喪哀不能甘也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檀弓弔於是日不樂曲禮哭日不歌于此可見聖人盡性之厚而處事之宜焉人道尙仁必有厚性乃可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日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尹氏曰用舍無與于已行藏安于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于聖人故亦能之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子路自負將帥之才勇以行軍自許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定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驕師債事勇將寡謀皆取敗之道也無經世之才則大用之而尸位素餐覆餗折足無養魂之道則進不見用卽嗟窮怨上干進逢時用之能行可援天下舍之能藏若忘天下卷舒自在進退裕如非有聖人之才又有聖人之道者不能孔門諸賢惟顏子有之孔子喜之許其同已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釋文一本無亦字之下有矣字皇本不可求下有者字

執鞭賤者之事舉世熙熙皆以求富辱身賤行無所不爲而卒未見得之者也蓋富貴在天得之不得有命焉或夙生積德而得之

非人力所能爲也而求者紛紛皆爲富來其愚甚矣聖人託詞以明其惑言富者之有益吾亦非不欲也但知其不可求故不求耳若使可求則辱身降志蒙詬忍尤躬爲執鞭之賤亦可屈而爲之雖然辱身蒙恥而卒不可得則不如從吾所好之道猶得高尚而不屈也言執鞭亦爲乃言語之妙爲抑揚極言富之必不可求以發愚蔽耳若志士之不爲執鞭豈待于辨况聖人哉

○子之所慎齊戰疾經典齋齊二文互見蓋古通

齋之爲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于神明也祭統齊者不樂心不苟慮必依于道手足不苟動必依于禮韓詩外傳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于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神聖通于有無存亡死生之理非不

言言卷一
知魂氣歸于無國家不能常存人道不能長生而既有鬼神國家
人身則因而存之兢兢致慎此聖人之善于因也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皇本韶下有樂字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

圖計畫也不知肉味蓋神注于此則所忘在彼也韶爲舜樂蓋天下爲公太平之治大同之道孔子所神往者故贊歎觀止曰不圖至斯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諸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出曰夫子不爲也釋文一本無將字皇本曰古之賢人也曰上有子字皇本高麗本也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左傳哀三年正義史記伯夷列傳索隱文選江淹雜體詩注又何怨下有乎字今從之

爲猶助也衛以世子蒯瞶殺母逐之而立蒯瞶之子輒晉趙鞅納蒯瞶于戚石曼姑受靈公之命輔輒而圍戚時孔子居衛衛人以

蒯瞶得罪于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謗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旣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屣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與夷齊相反至矣公羊述孔子口說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穀梁述孔子口說曰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不受以尊王父也孔子于春秋許輒義可立二傳同詞蓋春秋爲國嗣立法則以王父及天子之命爲重明法律可立輒國人得拒蒯瞶若

言言卷一
輒自爲計則宜逃而讓之他子乃卽人心之安蓋春秋爲定法律
論語爲陳高義此問衛君則聖人豈許拒父者義自不同或以論
語折公穀又以公穀疑論語皆未知言各有當義各有爲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
我如浮雲 疏皇本作蔬

飯食也疏粗也糲食糲比稻梁爲糲肱臂上象形聖人無入不自
得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
漠然無所動于其中也程子曰須知所樂者何事神聖素位而行
神明超然別有生天生地出入無窮之道故在貧而樂其視人間
世不義之富貴若太虛浮雲忽聚忽散漠然無有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 鄭注魯讀易爲亦

漢外黃令高彪碑恬虛守約五十以學正從魯讀之句讀則漢人
論語本無學易之說至明經傳易改碑文難竄亂也說文敦覺悟

也蓋爲學孜孜望有豁然證悟之一時乃不致終身誤入而後可
以無大過矣惠棟曰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五十以學斯爲晚
矣然秉燭之明尙可寡過此聖人之謙辭當是對老者勉勵之詞
史記孔子晚而善易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于易則
彬彬矣未審是齊論否或亦劉歆所竄若今本論語作加我數年
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此爲劉歆古文論語竄改今考史記
孔子世家編此章在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之後作春秋之前
朱子以爲年將七十此言五十則與世家說無關足證其爲劉歆
竄改傳會之僞彬彬美善之至也蓋易之八卦畫自包犧六十四
卦重自文王今文家司馬遷楊雄皆無異說故全易象象繫辭文
言皆孔子所作其說卦爲河內女子所得乃後出序卦雜卦爲劉
歆所僞附見吾僞經考蓋孔子以道陰陽極天人窮未來之數發
靈魂之變者其道奧深孔子方當撰著極深研幾恐壽命不永而

是書未成或雖成而未盡美善故撰著累易其稿至于韋編三絕而發假年之歎以期易之彬彬也劉歆既以左傳纂孔子之春秋又造偽說謂彖辭作于文王象辭作于周公孔子僅爲十翼故改曰學易以明易非孔子所作抑以無大過以明孔子之爲後學蓋欲纂孔子之易竄改論語傳會史記以證成之幸有魯讀及史記今文猶存猶得以證其僞亂俾大聖作易之事如日中天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素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道行切于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于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蓋易與春秋爲孔子晚暮所作詩書禮則早年所定故易與春秋晚歲擇人而傳詩書禮則早年以教弟子者然詩書禮皆爲撥亂世而作若天人之精微則在易與春秋孔子之

道本末精粗無乎不在若求晚年定論則以易春秋爲至也其後學荀子傳詩書禮孟子傳春秋莊子傳易其淺深卽由此而分焉鄭氏曰讀先王法典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後人以爲讀詩書必爾雅正音贊禮亦然不得用土音鄙倍者然鄭意正言者不過不諱耳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皇本至下有也字史記世家其爲人也下有學道不倦誨人不厭二句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歟朱子曰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

之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忘食則不知貧賤忘憂則不知苦
戚忘老則不知死生非至人安能至此孔子世家以爲齊景公卒
之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年六十三四歲故云老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皇本敏下有而字
生而知之者神靈光明照耀如日不待學而知也敏勉也謂汲汲
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
知者義理爾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
實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
神蓋人道視其熏聞一入腦根觸處發現終身不洗累生不解若
聞怪力亂神之事卽腦中終身有怪力亂神之影至于生生世世
觸根復發世無已時小說家多發怪力亂神之事小說大行于時

則近者有拳匪之亂故怪力亂神之事非理之正固深害乎人性
卽鬼神之迹雖非不正然令舉國若狂以供木石或方士以光影
符術惑人亦非所宜也觀今印度奉神之多牽牛入廟刻象猴羊
猪而事之民惑于鬼乃知孔子掃除之功也蓋怪力亂神者皆亂
世之事至太平之世則不獨怪力亂無卽神亦不神也孔子不語
蓋爲人道預入太平絕其亂世之性根因預植太平世之善性也
漢書郊祀志引論語說無力亂字則怪神尤孔子所不道也

○子曰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史記世家作必得唐石經皇本高麗本足利本釋文何注邢疏穀梁
注並于三上有我字必有作必得史記同今從之集解本無我字作
必有當誤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而見賢思齊見不賢而
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教學者以隨地隨人皆可得益也子產
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哀公三年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速之故孔子發其言以慰弟子包氏咸曰天生德者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孔子自知已受天命為改制之新王教主非賊臣所能害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包咸曰二三子謂諸弟子聖人知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為有所隱匿故解之言我所為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蓋聖人動作語默無非至教視學者之能體會領悟以為淺深高下焉不能體會則日語以天人之故而如不聞能領悟乎則灑掃無非至道本無精粗小大之可言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教人以學文修行存忠履信四者似淺而實人道所不能外者不語神怪而獨以四教此孔子之道所以為中庸不可須臾離也既以行教更以忠信教者以行高或出偽為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故特立科而注重焉後儒有文無行或偽行無恆者可以警矣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恆矣

後漢紀引亡作無釋文亡而為有舊為別章今宜與前章合今皇本正兩章合

聖人神明不測君子才德大成此以學言之善人者純善無惡有恆者有志不變此以質言之子曰字疑衍文虛空也盈滿也泰通也恆常久之意張子曰有恆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于仁而無惡三者皆虛夸之事世人多有之于是有小人而冒為君子惡人而偽為善人即使一時或有志焉然既好虛夸必將偽襲不能為有恆矣蓋深惡虛偽之人而發歎也學者自省有此虛偽否若有虛

偽終身不可與入聖人之門矣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釣釣魚也一竿釣綱者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日本物茂卿論語徵曰天子諸侯爲祭祀賓客則狩豈無虞人之供而躬自爲之所以敬也狩之事大非士所得爲故爲祭及賓客則釣弋愚謂天地者生之本衆生原出于天皆爲同氣故萬物一體本無貴賤以公理論之原當戒殺惟進化有次第方當據亂世時禽獸偪人人尙與禽獸爭爲生存周公以驅虎豹犀象爲大功若于時倡戒殺之論則禽獸徧地人類先絕矣孔子去周公不遠雖復愛物先當存人未能保人安能保禽獸故歲時制狩蒐之禮外以祭祀賓客內以習武禦外皆亂世不得已之事也孔子知其不可而時未能戒殺故爲之禁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于殺物之中存限制之法故爲制度不麝不卵魚鼈不

尺不食豺祭獸而後獵獺祭魚而後漁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殺牲又因其大小以爲殺之差蓋進化有漸進仁民有漸進愛物亦有漸進此皆聖人所無可如何欲驟進而未能者今已數千年尙未戒殺非徒不能不殺物人道尙相爭相殺其去衆生平等之世甚遠也他日大地皆一人民太平仁民之化既盡則當進至愛物是時害人之猛獸已盡無後不須殺戮競爭惟馴擾之生物若牛馬猴犬羊豕雞魚鳥之類則柵地以養之可資力作而供游玩死則埋之終其天年化學日精別製新品以代肉食既存仁愛之心又除血氣之慘斯時人物並育而不害衆生熙熙以登春臺乃爲太平之太平大同之大同孔子生非其時雖有是心而未能行佛氏大慈早行戒殺然發之過早未能行也印人染其風至不踐蟻而歲爲虎狼食者萬數蓋未當其時而早行太平其失甚矣此孔子所以告人時中也

言言卷一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識音志

包咸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按春秋時諸子紛紛創教制作如荀子所譏墨子嚴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賢申子蔽于勢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辭而不知實皆所謂不知而作者也孔子同時如子桑伯子蔽于簡而不知繁原壤蔽于放而不知禮棘子成蔽于質而不知文楚狂沮溺丈人蔽于隱而不知義微生畝蔽于固而不知行皆所謂不知而作凡後世之異端外道皆類是此莊子所謂如耳目鼻口僅明一義不能相通者也孔子仁智不蔽故無是其創教本末精粗六通四闕故學術足爲創教之先王也不知而作攻創教者之妄也此言上知之士其從教之士亦不擇其善否而妄從之其愚益甚當徧考諸教多聞多見合大地之知識參稽互證比較長短擇其

至善者而後從教其未善者但記之可也如此則不爲人所愚惑雖非創教之上智亦爲知之次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人絜已以進與其絜也不保其往也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潔唐宋石經作絜今從之說文無潔字鄉飲酒義鄭注絜清也朱子曰此章疑有錯簡人絜已以進與其絜也不保其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之前雖古無據然于文最順亦從之並注于此以存舊文

互鄉鄉名其人習于不善或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絜清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顧歡曰往謂前日之行夫人之爲行或有始無終或先迷後得教誨之道絜則與之往日之行非我所保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大匠不畏枉木良醫不畏重疾聖人兼懷萬物容衆而矜不能有教無類欲普天下惡俗而悉化之此所以爲大教主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人也受仁于天而仁爲性之德愛之理卽已卽仁非有二也近莫近于此矣故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反求諸身當前卽是而學者望而未見或諉爲遠永無至仁之地實無欲仁之心耳孔子斯言直捷指點俾天下人皆成仁人可謂大慈導引能近取譬矣學者其可負之乎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卽是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皇本進之爲進也取作娶

陳國名司敗官名卽陳楚之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于威儀之節當時以爲知禮故司敗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巫馬姓字期孔子弟子傳名施字子旗呂氏春秋漢書古今人表作旗旗期古通楚合尹子期亦作子旗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

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爲知禮故代君受過蓋諱國惡禮也又不明言其故所謂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聖人之道大而德宏如此春秋于昭公十年冬娶吳孟子之事諱而不書削冬字以誌之于哀公十二年但書孟子卒亦不著爲夫人以著不娶同姓之義傳曰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日本皇族及王朝公卿皆娶同姓至今二千五百年皇族不過二十人其伯爵日野秀逸八百年之世爵也告吾曰吾國千年之世公卿凡二十家其人數少則十餘多無過六十者皆以娶同姓故人丁不繁不若中國用孔子制必娶異姓故人數四萬萬繁衍甲子大地今亦漸知不可多有娶異姓者矣歐人醫院所考姊妹爲婚多盲啞不具體摩西之約英法之律亦知禁娶姊妹爲妻而曾祖以外之親不禁故人數僅半中國若南洋非洲諸蠻夷兄弟姊妹相婚則其族類多

絕矣生理學之理桃李梅梨之屬以異種合者其產必繁碩味美雞羊牛馬之種以異種合者必碩大蕃滋蓋一地同種之物含氣無多取而合之發生自寡故自取其種不若合別種之生意尤多故娶異姓不如娶異鄉娶異鄉不如娶異邑異郡娶異邑異郡不如娶異國異種今地球大通諸種多合但當汰惡種而合良種耳若男女異姓則必不可改者故繫女以姓實明此旨今歐人婦從夫姓既失自立之義又乖異姓爲婚之旨故中國之異姓爲婚而人類冠于大地此孔子之大功而不可易之要義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聲比于樂曰歌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樂其善也此見聖人樂取人善樂與人同聖人氣象太和誠意懇至而謙遜審密不掩人善蓋一事之微而與人之雅樂人之善感人之心如此按天地之大德曰生故人道以

樂生爲主凡聖人之治教雖克己節欲之苦皆以爲樂而已樂莫著于樂蓋聲音之動暢于四支而適于魂靈故天下古今之樂皆託于音而五聲八音尤以人聲爲貴故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後世以絲度調古人以竹度調而皆不如肉聲之歌爲美故歌者樂之祖樂之著也哥文從可可蓋必依永而後諧聲故孔子尙之詩三百五篇皆以爲歌求合于韶獲象簡之音古音不可考乃能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擗木纍纍如貫珠而廉肉節奏之聲浪乃能觸人耳而暢人魂但貴得于中聲不至噍殺煩促滯佚靡哀爲以聲過聲斯人道之美不可廢也古音既廢而中聲猶可推求蓋大不過宮細不過羽得之今泰西好歌雖非中聲然甚高壯夏聲必大也明世崑曲亦庶幾焉墨子非樂不合人心天下不堪離于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宋賢執禮甚嚴尊古太甚以古音旣不可考乃並歌而廢之付之于優伶狎客莊士所不爲遂令中國廢歌

失人道養生之宜悖聖人樂生之道日尊孔子而暗從墨氏致人道大蔽天下不堪此程朱之過也今當考中聲而復歌道以樂人生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文莫讀若龜勉莫亦勉也古音通蓋燕齊語也孔子謙言勉強行道已猶不後于人若躬行而為君子則有志未逮雖勉強而未有得也猶言事父事兄未能皆聖人之遜詞所以勉學者于躬行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誠唯弟子不能學也

鄭注魯讀正為誠今從古則正乃古文今改從魯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神明人道之變化仁者元德博愛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公西華聞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鄭本無病字

包咸曰禱禱請于鬼神有諸周生烈曰言有此禱請于鬼神之事誅者累也累功德以求福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赦罪賜福也夫人苟有罪則豈一禱所能赦罪亦豈神祇所能赦罪人苟無功德亦豈禱所能邀福亦豈神祇所能錫福若有功德而無罪過則暗合神明雖不禱而禱已久矣何事于禱此為世人日行惡而日禱神赦罪之無益不如日行仁而不禱之為得也故以道治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故禱者據亂世之事而非太平世之事也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甯固

孫卽遜

孫順也固陋也孔子尚文制禮從文若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孔子生當據亂酋長之世時君大夫以奢相尚築臺鑿池皆役小

言言卷一
民雖以文王之靈臺靈沼號稱子來可謂德及民矣然猶不免役民其餘暴虐之長則妄用民力苟違民時民生日困無一非民膏民脂孔子惡之惡僭不遜也若華美而合于禮爲文而非奢孔子所尚矣後世已用雇役爲天下合計則財者泉也以流轉爲道若尚儉則財泉滯而不流器用窳而不精智慧窒而不開人生苦而不樂官府壞而不飾民氣偷而不振國家痿而不強孔子尚文非尚儉也尚儉則爲墨學矣後儒不善讀此章誤以孔子惡奢爲惡文于是文美之物皆惡之歷史所美皆貴儉德中國文物遂等野蠻則誤解經義之禍也且聖人之言爲救世之藥參朮之與大黃相反而各適所用孔子言各有爲但以救時孔子爲聖之時若當平世必言與其儉也甯奢故曰言不盡意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故貴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鄭注魯讀坦蕩爲坦蕩今從古則蕩乃古文今改從魯蕩蕩古通

坦平也蕩寬廣也詩子之湯兮長戚戚多憂懼君子樂天知命無入不自得故履險如夷見大小泰小人多欲營私日爲物役故患得患失夫蕩後跋前其所以爲憂樂則知命不知命盡之遂爲君子小人之別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釋文一本作子曰皇本作君子又威而不猛無兩字似誤厲嚴整也凡人生氣質各有所偏毗柔毗剛鮮得中和毗柔者溫而失于不肅毗剛者威嚴而失于太暴若勉強恭恪則又失于拘束而不安適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于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子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見之。不更也，人皆見之。」
子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見之。不更也，人皆見之。」
子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見之。不更也，人皆見之。」
子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見之。不更也，人皆見之。」
子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見之。不更也，人皆見之。」
子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見之。不更也，人皆見之。」
子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見之。不更也，人皆見之。」
子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見之。不更也，人皆見之。」
子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見之。不更也，人皆見之。」
子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見之。不更也，人皆見之。」

論語注卷之七終

門人贛縣王德潛初校
門人番禺王覺任覆校
門人高要陳煥章覆校
門人東莞張伯楨覆校



